



DAVID MEANS

THE SECRET GOLDFISH

秘密金鱼

[美] 大卫·米恩斯 著

唐江 译

文
景

DAVID MEANS

THE SECRET GOLDFISH



[美] 大卫·米恩斯 著

唐江 译

文
景

社 科 新 知 文 艺 新 潮

Horizon

秘密金鱼

[美]大卫·米恩斯著
唐江译

出 品 人：王 蕾
总 编 辑：姚映然

策 划 编辑：陈欢欢
责 任 编辑：陈欢欢
营 销 编辑：张天宁

封 扉 设计：陆智昌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：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制 版：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：7.75 字 数：121,000 插 页：4
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：36.00元
ISBN：978-7-208-13051-7 / I · 138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金鱼 / (美) 米恩斯 (Means,D.) 著; 唐江译
.—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5
书名原文：The Secret Goldfish
ISBN 978-7-208-13051-7

I.①秘… II.①米… ②唐… III.①短篇小说—小
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7985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，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文
景

Horizon

献给热内夫

纯粹的美国产物

发了疯——

——威廉·卡洛斯·威廉斯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
| 1 | 遭雷击的男人 |
| 19 | 苏圣玛丽 |
| 39 | 有如亲见 |
| 53 | 从桥上吹落 |
| 69 | 基督造访 |
| 77 | 彼得鲁什卡〔有删节〕 |
| 101 | 伊利里亚人 |
| 123 | 项目 |
| 129 | 饥饿 |
| 149 | 成双成对 |
| 167 | 迄今为止的沙尘怪现形事件 |
| 179 | 巡回游乐场 |
| 195 | 巢 |
| 213 | 密歇根州死亡之旅 |
| 225 | 秘密金鱼 |

遭雷击的男人

第一次，他正在跟丹尼钓鱼。钓鱼就像一场圣事，因此，他被闪电击中，神志恢复清醒之后，心里感觉到的，是宗教仪式留下的模糊余味：懒洋洋地反复抛出匙状假饵，缓缓转动摇把，绕线轮咔嗒作响的调子，给干净的鱼钩装饵，在映出宁静无风的午后余晖的浩瀚水面上，听凭直觉，拖动鱼线，寻找水温凉爽的深水洼。每条鱼似乎都是从寂静中浮现的奇迹：一条阔嘴鲈剧烈喘息着，大口吞咽着天空，旋转着、扭动着，抗拒着脑线^[1]的力道。就在这时，他被闪电给击中了，事后，他觉得自己就像钓线尽头的鱼一样。这就好比一场范式转换^[2]：起码有数月之久，他认为自己跟鱼毫无二致，同样被天上甩落的一根无形钓线吊在空中，摇摇晃晃。

[1] 也称接钩绳、前导线、子线，指鱼坠和鱼钩间的那段绑线。——中译注，下同

[2] 原意是指在科学范畴里，根本假设等基本理论层面发生重大改变。后被用来形容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、价值观的转变。

露西的怀抱慵懒无力，她的皮肤是珍珠白色的——他喜欢说，它像贝壳的内壁一样光滑——一天晚上，他回到莫里森农场的住处，嗅着她在自己手指上留下的、泥炭般的潮气。他刚才爱抚了她——只把手指轻轻探入了潮湿的部位——此刻，无法成眠的他来到屋外的门廊秋千上，让肾上腺素和睾丸酮消退下去。他想在启程去新兵训练营之前，跟她缠绵一番。山雨欲来。大片热闪电在西边的乌云中闪动着。雷声犹如沉闷的喉音，盖过了蟋蟀的叫鸣。击中他的那个霹雳，打在二十码开外的篱笆上，又反弹开来。事后他回想起，他在汹涌澎湃的睾丸酮带来的快意中，半开玩笑地跟这场暴风雨，甚至跟上帝说过：来吧，你们这帮杂种，把你们的本事都冲我使出来吧——在东亚战场上，跟他同龄的青年面对敌方的迫击炮射击，说的也是同样的话。来吧，你这杂种，再来一发试试，他话音刚落，那道分叉的紫色和浅紫色闪电就从飑线^[1]前缘扭曲着落了下来，从看上去角度有些奇特的——在残缺不全的记忆中是这样——右侧，平射过来，撕裂了篱笆。据医生们推测，它直接

[1] 处于雷暴云下沉冷空气的前缘，是排列呈带状的雷暴群。

击中了他的胸骨，留下一块月坑状的烧伤，这块烧伤始终不曾彻底痊愈。没过多久，他父亲出来，想赶在暴风雨开始肆虐之前（为时已晚）把牲口棚锁好——他嘴里叼着一支方头雪茄——结果发现儿子仰面躺在地上，身上还在微微冒烟。在为期两周的住院观察期间，他感到牙疼，牙齿还嗡嗡作响，不过他并不愿意接收那些兆瓦级功率、位于国境另一侧的墨西哥广播电台播发的可疑信号。他回家之后，露西来到他家——在酷热夏季午后的寂静中——把手伸进了他的BVD牌内衣的镶边。

∴

几年之后，就在第三次雷击发生前不久，他看到一道孤零零的粗短闪电，一个拇指大小的火花在篱笆那儿朝他摇摆。（后来，研究确认，这些微型闪电的确存在。）《生活》杂志刊出题为“遭雷击的男人”的整版集成照片，文中写道：“尼克·凯利说他在遭遇雷击之前，会看到异象出现。当时，他跟两个朋友在一起，在芝加哥南部几小时路程之外的一块地里，给他们看他准备开发的一处地产。在遭遇雷击之前，他看到篱笆那儿有一道小小的闪电。也有其他目击者声称，他们也曾目睹此类景象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幻觉。”那一版集成照片显示，

他在后院里，手拿烧烤叉，指着乌云密布的天空。这篇报道没说的是，他面颊那儿的严重挫伤，还有某些神经性病变，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显现出来。第二次雷击过后，他对露西的爱被抹掉了。第三次雷击之后，他跟丹尼的友情消失殆尽。在头两次雷击之间，他暂时失去了钓鱼的所有兴致。

..

让他的名字登上杂志的，是第四次雷击，它威势十足，就像你能看到、跟帝国大厦^[1]过不去的那种。它落下来时，他跟它说了些话，还张开双臂，迎接它的到来。这回又是在船上，在密歇根湖的正中央，他正在用拖钓的方式，钓银大马哈鱼和硬头鳟。（他喜欢这种钓鱼方式，其中有种傻傻的朴素，你只要留意声波定位器，拽着拖索^[2]穿过深水区，在座位上往后一靠，等着就行。）这条船的船长皮特，被闪电的边缘擦到，给烧得像炸薯片一样酥脆。尼克在承受闪电的全面冲击时，跟这个大家伙有过一段对话。就像这样：无论如何，我都会跟你一较高下，你这混蛋，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从伊利诺伊州中部

[1]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超高摩天楼，其顶端的避雷针每年要遭受近百次雷击。

[2] 与钓线相连的沉重绳索。

来的一个乡巴佬，挨过一次雷击，第二次是运气，第三次是灵气^[1]，那现在呢，哦，天哪！哦，既是故事又是灾难的风暴。哦，辉煌崇高的自然造化。猛烈地穿过我吧。给我的心一些勇气，让我能够抵受吧，不过别太过火。哦上帝，把我变成良好的导体吧。我会 imitatione Christi^[2]，忍受痛苦，背负起电流的负荷，再次努力活下去。

∴

从芝加哥综合医院出院后不久，他开始每周前往第二（还是第三？）基督教堂，在那儿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阿格尼丝，她长得怪像露西（肤色同样白里透红）。除了身上的伤疤，在谈到他跟闪电接触的历史时，他就会变得像“冷战”时期的间谍一样沉默：一说起云地放电、诅咒、避雷针推销员、那些信奉神秘主义的人，他这本书就合上了。（曾有人约他从事出售“专业防护避雷针”的工作。闪电是谷仓起火的头号原因！！！！！还有“拨打 1-800，知晓你的未来”。）一说起媒体采访，跟大个儿闪电单挑，他这本书就合上了。（他一点也

[1] 俗语中的说法，指事情做两遍，往往会有好运气，做第三遍，往往能成。

[2] 拉丁文，效法基督。

不担心闪电的小型变种：那些在多数房屋神出鬼没的游离电场，那些烧化电话线、把电话变哑的诡异电涌，还有那些迷迷糊糊地飘进农家窗口的霹雳。）后来，他开始觉得，自己一向对这些形式的电能有意视而不见，所以它们才找上了他，要跟他较量。有一次，法国有支电影摄制组追查到了他的下落，来找他发掘往事，不过多数时间里，他还是努力过着平凡的生活，感觉生活缺少刺激，他在一家公关公司上班，给一些倒卖商品的商户做代理，所以下一次雷击来得有些出乎意料——这位不速之客是一团离群的静电，夏季的热闪电。这一次，他和阿格尼丝安安稳稳地待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夏日度假屋里，观看小熊队的比赛。阿格尼丝仰面躺在沙发床上，身上只穿了短裤和胸罩，露出一双长腿和女学生般的腹部，还有棱角分明的大腿肌肉。蛛网状的闪电，从纱窗对面的蓝色椅背套里放射出来，它将电力集结在一起，向窗外扫荡过去，似乎凝固在她的周围，所以在她被电死之前的瞬间，在停电让房间陷入一团漆黑之前的瞬间，他看到了她的美丽形体印在底片上的效果。

..

为了离开芝加哥，他买下那座老农场，重建了大谷仓，在

屋顶边缘装了六根避雷针，避雷针上装有圆鼓鼓的蓝色灯泡，灯泡跟悬在谷仓侧面、编好的粗股铝制电线连在一起。在这片地方的天际线上，占据上风的还是天空。就连那些玉米，也都弯下腰来，伏低身子，期待着下一场雷击的到来。夜里，他看康德的书，开始跟一个名叫斯泰茜的女人约会，这是个身材高大的农家寡妇，读过一点诗，会引用 T. S. 艾略特的诗句，比如，她能完整背出《圣灰星期三》的第一节，还有整场整场的《鸡尾酒会》^[1]。这时尼克已经五十岁了，务农让他保持了精干的身材，驾驶联合收割机让他留下了慢性的腰疼。不过他喜欢干农活儿。他喜欢那些大段的时间：独自待在驾驶室里，听着莫扎特的奏鸣曲，而那些玉米列队行进，走进拱形的灯光里，急于被这部贪吃的机器吞没。光秃秃的割刈地带从驾驶室后方——从星光照亮的黑暗里——浮现出来。

..

别再瞎折腾了。鲁莽挑衅的日子已经结束了，尼克心想，别管闪电有多么容易弯折了，别管闪电在空中传递时，断裂之

[1] 《鸡尾酒会》(*The Cocktail Party*) 为艾略特的剧作。

后也能重新接续了，闪电仿佛有两重灵活的关节，可以随意改变自身的行进路线。莫里森自耕农场的土地，要多贫瘠有多贫瘠。他没日没夜地采收大豆，想跟艾奥瓦州的那些工业化农场一较高下。他劳累不堪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。雷暴时节就快过去了。秋天吹过的那些风暴，似乎筋疲力尽，对大地感到厌倦，倘若它们还带来了什么东西，也不外是一场可怜巴巴的雨而已。

..

第六次击中他的那道闪电，从遮住天空的云翳中落了下来——他的农场雇工厄尔给予了证实，当时厄尔正在解开某种设备，刚好瞥见尼克坐在一把黄色的园艺椅子上，歇一歇他的腰。那道巨大的闪电打在尼克二十英尺开外的位置，团成一个球，朝他脚边滚了过去，爆炸了。尼克头朝下飞了出去，撞在谷仓上。在医院，他回想起初中体育课上的实心球练习，他们把表面包裹着皮革的球丢来丢去，享受着这项运动乖谬的一面：竭尽全力，利用球的惯性，把别人打翻在地。要顺利接住实心球，你得给那股力道一个缓冲，跟它一起后退，这样，才能在某一刻，把自己的身体和球的冲击力统一起来。就像一种巧妙的舞蹈。他很擅长玩这个。

尼克遭受了愈发严重的神经损伤，有了种种奇特的幻觉，他眼皮底下就像燃放焰火一般。他清楚回想起了那段经历。遭受雷击期间，他脱离了自己的身体。一道幽灵般的身影从他身上浮现出来：那是一名矮个驼背男子，身材瘦弱，在身体前倾时，用手杖指指点点。这是一位能靠闻味儿分辨土质优劣的老把式。这人抓起满满一把泥土，放在鼻子底下一闻，就能把土质如何说出个大概——湿润程度、pH值大小、石灰含量如何如何；这是一位旧时代的老自耕农，他知道他的旱地耕作法，他迎着天空，久久地跳着复杂的舞步，祈求老天早点结束这场糟糕的干旱。这个男人最渴望的，莫过于云彩能裂开一些缝隙，释放出空气中紧绷的张力，别光来一些电闪雷鸣，也来一场大地应得的倾盆大雨。他是从前所有那些旱耕农留下的孑遗：那些人被大地搞得倾家荡产，拼命寻求对策，跳古老的传统祈雨舞蹈，或者找来火炮，把天空轰出窟窿。在那个地滚雷落下的地方，土壤熔成了玻璃，在地表下面——厄尔拿铁锹把它挖了出来——那块玻璃呈冰柱状，一直延伸到五英尺深的地方，分裂成一些枝杈，通向由老谷仓往贮藏棚输电的地下电缆。电力公司的一名代表解释说，这些地下电缆跟地上的电线

一样容易招雷引电。上帝知道为什么，他补充道。

..

斯泰茜在他的医院病床旁边坐了三个星期，他难受的时候，她就唱一些颂歌、民谣和她儿时在亚拉巴马州学会的小曲，还给他朗读艾略特诗全集。她的嗓音清亮而刺耳，仿佛是从美国的土地里雕凿出来的。他裹着绷带，忍受着像鞭子一般阵阵袭来的刺痒，汗水从他的双腿滴落——都是他够不着的地方——他清楚地看到了在朝鲜战场作战的幻觉，美军第一装甲师正遭到喀秋莎火箭炮结成的火力网的全面攻击——这时 8 号霹雳（像他预料的那样）插手了，它迫不及待地从天而降，以其粗大的尺寸，给地平线来了个教人难以忍受的巨大拥抱。它是个大家伙，它把挨在一起的几根分叉，合并成了一场无法想象的终极大扫荡。

..

斯泰茜离开他之后，他卖掉农场，搬到了六英里之外的北边。他要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上，过单身汉的生活。他萌